

書叢政行會社

類作工會社

作工會社疆邊

編主室究研部會社

著宅安李

行印局書華中

李安宅著

邊疆社會工作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社會行政叢書
社會工作類 邊疆社會工作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郵遞匯費另加)



主 編 者 社 會 部 研 究 室

著 者 李 安 宅

發 行 人 姚 戟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 刷 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

(131137)(滬印)

社會行政叢書例言

一、本叢書以研究社會行政原理，檢討我國固有設施，分析我國社會實況，介紹各國社會行政制度，並建議實施方案為宗旨。

一、本叢書內容，計分總類，研究調查，社會政策，民衆組訓，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合作事業及人力勸員等八類。

一、本叢書目的，在供業務推進及人才訓練之參考，並供一般閱覽，以謀社會行政知識之普及。

一、本叢書由社會部特約專家學者，就其工作經驗及研究心得，分別編譯，俾理論與實際密切扣合，相互印證。

一、本叢書歡迎批評討論，俾資改進，來件請寄社會部研究室。

自序

要寫這一本書的動機，乃是好幾年的事了。自廿八年夏離開北平，經過香港、安南、昆明、貴州、重慶、成都、西安、蘭州，而於其冬季，到了甘青交界的拉卜楞藏民區，看見許多事業需要作，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許多人事需要調整，便感覺到一種「邊疆工作手冊」是需要編寫的。卅年夏季離開藏民區到了成都華西大學，希望擴大邊疆工作的宣傳，以使多有同志從事這種工作，更覺得非寫這樣一本手冊不可。而且這種需要，已非個人的感覺，而變成少數同工的一致要求了。卅一年二月社會部發起「社會行政叢書」，以「邊疆社會工作」一書之撰述見委。當時以爲義不容辭，或可促成原有志願的完成，不意遷延了一年有半，此刻才得草就，稍釋一種心理上的擔負。然而回憶這幾年的經過，豈能已於一言？

第一、當初到邊地，個人則熱度達於極點，輿論則極不同情。開發邊疆的口號自是口號，而遇到真在邊疆者，便是疑難叢生。放棄了大學教書的生活來到邊疆吃苦，不是別有用意是甚麼呢？著者爲了便於人家的了解，一言一字都先在當地公開討論，然後寄到內地與友人傳觀。著者不曾有走馬觀花動成巨冊的本領，原因之一，即在希望信而有徵。然對內地知識份子，尙被迫而寫了一篇「大學教授應否吃苦？」以自解嘲。

第二、當時雖有燕京大學的薪水，而無任何工作上的設備，不得已乃出於純粹研究的途徑。然

研究談何容易？一方面設法引起當地寺院當局的熱心，以便變客爲主，算是爲了宏揚寺院文化而作研究。另一方面，儘可能地用知識與勸說來爲人們服務，也發現了少數的同志。再則，更要緊地，由於生活伴侶于式玉女士的犧牲精神，拋卸了子女，放棄了任何報酬，在當地學習了藏文藏語，創設了女子小學，便利了著者的心理交通，以及接觸範圍。就這樣，使著者得以深入，實證了研究服務訓練三者合一的理論。然在當時，代表學術界的尙不乏其人，深深以爲服務是個罪狀。著者說，假定那是罪狀，可惜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有那樣犯罪的機會；假定那是罪狀，只好由着當時不受任何供給的她去擔負了。

第三、當時感於內外交迫的困難，曾經決心終身從事邊疆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意爲了解決困難，希望擴大同工範圍，充實工作設備，來到城市，反而局限在城市者二年有半，未得重返邊地的機會。然而原來譏笑邊疆工作者，現在也從事於邊疆的考察，或者邊疆的鼓吹了。這從大處看，我們關於川甘青康交界的藏民區稱爲「安多」者之報告，已算引起國人之注意；對於邊疆的界說，已經有人引用得視爲固然；而且實地研究，配合服務，如以醫藥入手之類也被視爲當然了；還不都是社會演化上的進步嗎？我們所關心的是客觀的社會過程，社會過程有所演進，不管個人的得失利鈍，總是求仁得仁的。

總裁在「中國之命運」裏（頁一三三——一三四）說：「須知個人惟在於國家民族之中，始可以生存發展。故國家民族的生命，爲個人生命所寄託。而國家政府的命令，應引爲個人自主自動的

意志。國家民族的要求，且應成爲個人自主自動的要求。逃法玩法固爲國法所不容，避重就輕，亦當爲國民所不取。每一個盡忠盡孝的國民，必敢任他人所不敢任的任務。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而後國家民族的命脈，始可以維繫於不墜，而國家民族的前途，始可以充實而有光輝，尤以我全國的青年，戰時必立於前線，開發必趨於邊疆，爲社會服務則必深入農村，爲國家工作則必着重基層，一掃現在平時優游於都市，戰時遠避於後方之惡習，纔可以作一個對國家盡忠，對民族盡孝的國民。」

對於邊疆工作有了以上的昭示，比較以前方便多了。對於邊疆工作者的待遇，也較以前大有保障了。（本書第六章註八。）然而邊疆問題，依然還待解決。倘有「以吾人數十年必死的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的根基」那種追隨 國父遺訓有爲有守之士，合力以赴，則本書之作，不徒減輕一種心理上的担負而已。

至於本書內容，引用著者單獨發表各篇文字之處甚多，未能一一註明，亦應附此聲明。其得力於許多朋友之批評，尤應特別誌謝。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一月於成都華西邊疆研究所。

著者其他譯著：

(甲)著：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研究(商務)

美學(世界書局)

人生、家庭、社會(中國文化服務社)

社會科學與真知(獨立出版社)

(乙)編：意義學(商務)

巫術與語言(商務)

知識社會學(中華書局)

(丙)譯：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商務)

兩性社會學(商務)

交感巫術(商務)

癡人論藏(大學月刊社)

邊疆社會工作目錄

自序

第一章 何謂邊疆？

不在方位而在地形

不在部族而在文化

歷史的大小循環——賴德懋氏之說

今後的區域分工與公民原則

邊疆工作的需要

第二章 何謂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的性質

社會工作的類別

社會工作的趨勢

第三章 何謂邊疆社會工作？

傳統的作法及其缺點

邊疆需要何種工作？

邊疆工作主要乃是社會工作

第四章 邊疆社會工作所有之困難

內在的困難

外在的困難

邊疆工作所有之引力

第五章 邊疆工作所需要之條件

三九

屬於工作人員者

屬於工作機構者

第六章 邊疆工作如何作法？

五六

行政 實施

第七章 邊疆工作之展望

八一—八四

國策的樹立與外交的便利

希望的結果

邊疆社會工作

第一章 何謂邊疆？

我們在探討怎樣進行「邊疆社會工作」之前，必須將幾種意義弄清楚，一爲邊疆，二爲社會工作，三爲邊疆社會工作。

邊疆乃對內地而言。邊疆所以不與內地相同的緣故，就自然條件而論，不在方位，而在地形；就人爲條件而論，不在部族，而在文化。

惟其不在方位，故東南沿海各省已在邊界而不算邊疆，西北南三方的新疆，蒙古，西藏同樣到了邊界則又算作邊疆，甚至於國土中心如川、甘、青、康的交界藏名安多區者，在四川有松潘、茂縣、汶川、理番、懋功之類，在甘肅有武都、岷縣、隴潭、卓尼、夏河之類，在青海有同仁、循化、共和、貴德、化隆之類，也都成了邊疆。

惟其不在部族，故同樣的蒙古在成吉思，忽必烈的時代就是邊民，在元順帝時代便失掉了邊民資格；同樣的滿洲在努爾哈赤時代就是邊民，在光緒，宣統時代便失掉了邊民資格。匈奴人金日磾在漢朝，突厥人哥舒翰在唐朝，契丹人耶律楚材在元朝，（一）還算邊民嗎？至於將漢人與邊民相對

待的，更是不加考慮的偏見。蓋不知所謂漢人，「當初原是專指定居在漢朝的版圖裏的人而言。但漢朝的疆土東北到朝鮮，西南到安南，西北到新疆，乃至中亞細亞和伊朗；拿血統來說，已可知道他包涵了非常複雜的血統；就拿文化來說也可以知道他包涵了非常複雜的文化。到了隋唐一統，所有五胡十六國的人民都正式成了漢人了。元滅了金。又稱金人爲漢人。……漢人之爲漢人，乃是由於各種不同民族相合而成……本不是一個單純血統的稱呼」(二)故漢人這一類的字眼不能與邊民相對待。

如此，我們便不能不用地形與文化來作邊疆的界範。

地形的分別是其麼呢？河谷，平原，盆地不是邊疆；高原，沙磧，茂草，森林才算邊疆。文化的分別在哪裏呢？進行精耕農業者不是邊疆，進行粗放遊牧者才算邊疆。而粗放遊牧必據高原，沙磧，茂草，森林一類的地形；精耕農業必據河谷，平原，盆地一類的地形。故文化的邊疆實以地形的邊疆作基礎。

賴德懋 (Owen Lattimore，報紙譯名而不爲他所承認者爲拉鉄摩爾) 根據我國的歷史和地理，認爲我國的邊疆具有兩種型類，一爲純粹遊牧的邊疆，一爲介乎精耕農業的平原，與粗放遊牧的草原之間的過渡地帶——他叫作邊緣。過渡地帶是耕牧兼有的，然正因其過渡的緣故，既無灌溉的精耕，也無控制牧羣的技術；精耕平原勢力強，則依附於平原；遊牧草原勢力強，則依附於草原。平原勢力過此以往，會要失掉其特長的精耕而離其重心；草原勢力過此以往，亦會失掉其特長的遊牧

而礙其重心。兩面過度進展的離心力，都足以損毀其中心機構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在平原依賴於穩定，在草原依賴於機動。機動性到了精耕區便停滯了，穩定性到了遊牧區便解體了。於是中原與邊疆的政治，便在這種史地條件的下面，反復其大小循環，誰也不能長久的將誰統一〔三〕。

這話在分別內地與邊疆上，是再精確不過的。然在說明內地與邊疆的關係上便不應到此為止。蓋賴氏的說明着重於過去的史地條件。今後的史地條件則在我們如何創造了。加過進步人工的史地條件將與過去大不相同，所以內地與邊疆的關係也就要與過去大不相同。過去不能真正統一的，今後不見得不能真正統一，乃是非得真正統一不可了。本書整個目的，即在探討如何達成這種任務。暫時不妨先作簡單的分析。

我國海禁未開以前，精耕文化為正統文化，其與遊牧區域或耕牧兼有的邊緣地帶之關係，正如賴氏所述。及至帝國主義侵入以來，農耕大被剝削，正統文化驟呈危機，而附從文化更被虎視眈眈者所窺伺。探險隊，傳教士，化裝偵探，無孔不入，遠超過內地人士足跡所至的範圍。我所應知者不知，彼所不應知者知道得特別詳細。故在經濟，政治，宗教各種手段之下，正統文化動搖破裂，附從文化亦因缺乏內地引發力量而無由進步。全國都在內求發展外求獨立的迫切要求之中，更為遲滯的邊疆，乃以國防意義顯得問題最大了。

百數十年來大勢所趨，國父先知先覺，首創三民主義，領導國民革命，復由總裁承繼其意志，奠定抗戰建國國策；以便消極地制止侵略，積極地從事建設。非建設不足以言制止，非制止亦

無建設可能。雙管齊下的工作，要在自力更生。所謂自力更生，即在物質方面加強工業化，以提高農耕遊牧等生產水準；在精神方面培養公民原則，以代替家族主義。惟因工業化提高了生產水準，才使抗建物資充實起來；亦惟因公民原則提高了國民風紀，才能担負起內而建國外而抗戰，即以抗戰手段來建國，且以建國工夫來抗戰的雙重使命。這雙重使命乃是一種歷史使命的兩方面，蓋非充實國本不能抗戰，非抗戰則不得保衛國本的。

全國如此，邊疆自不能例外。且在國防的意義之下，邊疆尤其不得不如此。在過去，缺乏公民原則，所以對於邊民只有羈縻的政策；羈縻之道窮，便沒有辦法了。同時，缺乏工業技術，所以對於邊疆只有屯墾的辦法，屯墾辦不到，便又無從開發了。現在則不然。現在既有歷史使命的壓迫，又有更進一步的工業技術與公民原則，所以原來不能統一的可以統一了，不便開發的可以開發了。

因爲有了工業技術，正不必扭於屯墾的成見，而可因地制宜，採取區域分工的辦法。即一切適於邊疆地形者加以提倡，改善，擴充，並且輸入超乎農耕的生產方式以提高其生產價值。所謂地形所宜，當然就是畜牧。牛羊馬駝等品種與數量，以及草種草原之類，都是值得提倡，改善，擴充的。加以提倡，改善，擴充，才算地無棄利。所謂超乎農耕的生產方式，當然就是工業。皮毛骨角肉乳酥油等畜牧經濟的副產品，都是需要輸入近代工業技術才會提高其生產價值者。提高邊疆的生產價值，才會與內地經濟相平衡，而其他建設事業才有辦法。在過去，耕牧是對立的，有了現代的工業技術，便將兩者溝通起來了。內地所宜者，如精耕之類，不必強向邊疆推進了。內地所缺乏

者，如畜牧產品之類，得到豐富的供給了。這種兩得其便的事，雖似相反，而適相成，便是區域分工的制度。

在這種制度之下，一面直接地提高了邊疆的生產力，間接地加強了邊疆的購買力；一面又直接地增進了平原的資源，間接地開闢了平原的銷場；必使兩者之間發生相互依存的關係。真正相互依存起來，稍一放鬆，必有親眼可見的損失，哪裏會有過去那樣彼此消長，大小循環的毛病呢？打開過去的局面，便是真正的統一。蓋在廿世紀的今日，已非局部的經濟自足所可競存於世界。農耕不必園藝式的精耕，工業不必藝術性的手工，所以內地與邊疆亦非舊日關係所可比擬了。

因為有了公民原則，不但家族主義可以打破；一切血統的不同，宗教的派別也就沒有關係了。公民乃是以國為本位的，國之所以為國，即在不以血緣為界限不以宗教為範圍，而以地緣為界限，以共同的權利義務為範圍。舊日家天下，所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日在公民原則之下，不管皮色深淺，體格高矮，髮形直屈，凡在一定國土以內，盡了共同義務，享了共同權利者，都是一國的主人，而執政者不過是公僕。舊日愚民為政，所以科學與神學衝突起來，而教民多被歧視。今日在公民原則之下，信教是自由的，科學態度是開明的；由儀文神話中解放出信仰力量來，再在信仰力量中發揮出開物成務的科學來。所以佛回耶教都是傳自國外，而不妨佛教徒，回教徒，耶教徒與本色宗教的道教徒，孔教徒，共盡國民的義務，共享國民的權利，共為中華民國的主人，共有被選作公僕的機會。

帝制時代的權利義務不盡同，所以不能不壓迫，羈縻，而愚民爲政。三民主義時代的公民權利義務是相同的，反倒可以既有全國一致的國語，又有各地不同的方言；既有中心思想，又有各派宗教，既同樣屬於中華民族，又有血統的分別；既有統一的典章制度，又有各別的設施與習慣。蓋在過去，分則離心，合則不平。今後則要一中有，多中有一。多以成其複異豐富，一以成其莊嚴偉大。亦惟莊嚴偉大始足以包容複異豐富的成份，複異豐富才能夠促成莊嚴偉大的一統。這種在統一中求得各別的適應，又在各別適應中達成真正統一的原則，普通的說法叫作公民原則。換個說法亦可叫作精神的區域分工。有了精神的區域分工，則內地與邊疆尤非舊日關係所可比擬了。

所以不管是經濟的區域分工，還是精神的區域分工，都能利用原有地形而超乎原有的限制，利用更進一步的文化而不限於原有的範疇。進一步，變一着，才是邊疆工作的指導原則。

以上認明了邊疆之所以爲邊疆，以及抗建過程中邊疆工作的指導原則。以下再用兩種客觀事實證明邊疆工作的需要。

第一種是邊疆需要內地的扶植與發揚，第二種是內地需要邊疆的充實與洗煉。

就邊疆需要內地扶植而論，以上所述工業技術與公民原則不必說了，卽如醫藥一項便非內地予以救濟不可。「邊疆同胞都生活在大自然裏，空氣好，陽光足，身體原該是很好的，爲甚麼砂眼病特別多，花柳病和其他傳染病也很普遍呢？這因爲沒有醫藥衛生的習慣，弄得犯了病而只得拖延下去，以致一天一天的傳染起來，強者竟成孱弱。邊疆地方有極廣大的牧場，很鮮美的水草，爲什麼

牲口的瘟疫特別猖獗，會一羣一羣的倒斃呢？這就因為沒有獸醫和防疫工作的設備，以致馬牛羊等做了疫菌的犧牲品，人民受到不可數計的損失。」〔四〕至如難產，流產，頸瘤，胃病，風濕病等，都非邊疆本地醫藥可奏效，則無待贅言。

就邊疆需要內地發揚而論，我們仍不妨再引一段文字：「例如黃河流域人民睡的炕，就是從契丹女真傳進來的。男子所穿的馬褂長袍，是從滿洲傳進來的。就是女子所穿的旗袍，在當初又豈不是學的滿洲？胡琴和笛子是現在內地音樂裏最主要的樂器。然而琴上加一「胡」字，表明這是從北面的邊疆傳進來的；笛上加一「羌」字，又表明這是從西面的邊疆傳進來的。從前既可把邊疆文化傳播到內地，在內地發揚，為什麼不能再繼續傳播到內地，甚至到外國，在世界上發揚光大呢？就運動技術而言，像跑馬，摔跤，打馬球，都是可以發揚光大的邊疆文化，只因沒有在內地提倡，大家不知道而已。」〔五〕至於邊疆更偉大的特點，而需要我們來發揚者，以後尚有詳述的機會（參看第四章），這裏不必多所論列。

若就內地需要邊疆的充實與洗煉而論，除了抗建大前提以外，亦可專就知識即力量的立場，申述以下三點。

第一、就實地經驗來說，我們對於邊疆知道得太少了。我們所已知道的大部份，與其說是知識無寧說是誤解，說是偏見。偌大範圍的邊疆，外國人的報告，不管是曲解，還是事實，總有數百種的專門著作；我們稍微謹嚴的東西，則屈指可數，哪能根據知彼知己的原則來操奇制勝呢？趁着抗